

圣光迁校的奇妙经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普世欢腾！抗战八年来，那东逃西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日子，现在总算熬出头了。然而，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沉寂下来之后，我们却陷入深深的困惑与迷惘之中。

圣光校董及大部分师生均系客籍，山河重光，理当衣锦还乡，迁校势在必行。然而，这所创建于战时陪都重庆的学校应该迁往何处？如何搬迁？又如何筹集经费等等，这一连串因胜利而引发的难题也接踵而来，头绪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我们犹如飘浮在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既无罗盘，又无桨舵，不辨方向，也乏力前行。

8月27日清晨，神藉着祂的话给我以安慰和力量。那天，我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使我明白神不要我们为圣光的前途挂虑，也不要我们凭自己的肉体行事，而是要我们安居在指望中，享受祂所赐的欢喜和快乐。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与联合国方面签署无条件投降协定，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日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该日为胜利日。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书，也在南京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至此正式结束。9月29日，圣光董事会在张治中董事长的家中召开，专门研讨学校的长期发展问题。会上一致认为，既然日后多数校董将定居南京，则以择南京作永久校址为宜。并应着手准备迁校工作。会后，又由我分别向全体教职员、全体高中和初中学生，转达了校董会的决定，并举行座谈，听取意见。大家也都表同意。

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一向关怀学校工作，他介绍我们去找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洽租该会所属的南京所后巷八号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以解燃眉之急。钮老原籍江苏，北伐以后，曾任第二届江苏省政府主席，在国民政府中也历任要职。照人看来，以他的崇高声望和社会影响，帮助我们暂租一所普通的公房，应该不成问题。12月10日，王副校长带着介绍信件，以及董事会和全校师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乘机飞往南京，开始筹划迁校事宜。

岂料远虑尚渺无眉目，近忧已迫在眉睫。正当王副校长在南京奔走洽商之际，学校连寒假后还能否如期开学，都成了问题。由于胜利来得突然，四川当时的外运能力又很有限，所以秋季始业后，跟随父母离校出川的学生还不多，但临近学期终了时，情况已大有变化。从百名学生未来动向的调查中得知，下学期已肯定不来的有十二人，可能不来的六十二人，肯定会来的仅二十六人。寒假后春季若照常开学，即便能请到数位义务教员，

以撙节工薪开支，估计仍将出现约一百五十万元的巨额赤字。因此，有人建议停办一个学期，既可避免经费危机，又能集中力量做好迁校工作，岂非两全之策？严峻的形势，又一次将我们引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1945年12月13日清晨，尹师母和我为下学期应否照常开学，一同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奇妙的是，那天我们按平时读经的顺序，恰好读到诗篇一百零二篇，篇首有小体字写明这篇诗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華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正切合我们的需要。通篇就像一个金刻玉雕的精品，每句每词都熠熠闪光。十三节说：“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使我们相信现在也已经到了神怜恤圣光学校困境的时候；十六节说：“因为耶和華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向我们表明圣光是神所建造的，已蒙福三年，并彰显了祂的荣耀；十七节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晓示我们虽然现在经费困难，但祂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出路；二十一节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華的名。”启示我们下学期应继续开学，在学校中传扬祂的名，不可中止停顿；二十八节说：“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应许我们圣光信主蒙恩的师生，将有坚固的信心，在神面前站立得稳。于是，毅然决定下学期照常开学，相信主必能引领我们度过难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119:105）

四天之后，奇妙的事发生了。12月17日，尹师母和我应邀去内地会，参加该会同工为华福兰会督离渝返沪重建内地会总部而举行的钱行晚宴。席间，该会会计

顾弟兄 (Mr. Gould) 告诉我们：学校尚有二百八十万元现款在他那里。我们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我曾在 9 月 29 日那天，将学校的一笔捐款暂存在他那里，共计美金 4,518 元，并委托他兑换法币后偿还债务。哪知，他直到 12 月 17 日当天才去兑换。在此期间，法币贬值，美金与法币的兑换率已从 1:700 升至 1:1318。所以，还清了全部欠账之后，还剩此巨款，用以弥补下学期的收支逆差乃绰绰有余。“‘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创 22:14），感谢赞美神！

神在学校经济问题上试炼我们之后，又在家庭经济问题上试炼我们。过去我在政府供职，有政府的薪俸，虽不领学校工资而生活无虞；如今，花纱布管制局已明令撤销，一俟善后工作结束，我们家庭的经济来源，就只能依靠学校了。当时六个子女均在求学，学校菲薄的工资，怎能解决八口之家的生活需求呢？正当我们面临这个实际问题时，一次诱人的机遇也随之而来。

1946 年 4 月，张治中先生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后不久，便打长途电话给我，邀请我前去协助工作。他是我的至交，又是信主的弟兄，本应在他需要我的时候，尽力相助。此外，重任政府官职，也是对我在数月之前，受到不公平处分一事的平反，且对家庭经济大有好处；再说西北虽远，但有班机往返，我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回校处理事务。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似乎都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但尹师母和我，在多次读经祷告之后，清楚知道是神不要我再回政界，而要我学习过信心的生活，专心办学，“单单事奉他”（撒上 7:3），以荣耀祂的圣名。校董胡宣明夫妇及在成都读大学的女儿

德仪，均有同感。于是去信，婉言谢绝，并取得了张先生的谅解。

为适应复员进程逐步加快的形势，第一学期于年底结束，自1946年元旦起放寒假一周，1月8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人数虽减少了三分之一，但神的恩典并不减少，校中书声朗朗，弦歌不辍，满有属天的安宁与温馨。3月19日，重庆《大公报》上传来喜讯：全市九所中学，因办学成绩优异，受到教育部的奖励，圣光榜上有名。感谢赞美神！4月27日，学期结束。从次日起，直到5月5日，举行夏季灵修会七天。主的忠仆王明道弟兄，远道从北平赶来，讲述了他在沦陷时期如何持守真道，毫不畏惧日本人威吓迫害的感人见证，使听众受益匪浅。然而，王副校长此时在南京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五月上旬，仍未能寻得合适的校舍。钮老先生所介绍的地方，商洽多次均不成功；另一处原赫德女中的房屋，索取月租二百美金，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要价，可当我们回信表示同意时，却又被他人抢先租用了。继而又去洽租原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房屋，也迟迟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感到前途茫然，无所适从。夏季灵修会后，圣光的同工们，又于5月7日至9日举行三天退修会，同心合意为学校的前途，恳切祷告祈求。

5月13日清晨，我特别为校址问题，切切地求告神，看祂究竟要我们把圣光迁往何处。随后打开圣经，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其中第五节，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该节经文是这样的：“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我顿时领悟：这正是神给我的启

示，祂要在京外的城邑中为圣光预备校址，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迁校到首都南京呢？仅仅四小时后，便收到胡宣明校董5月10日发自南京的信，内称：“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房屋，不租给任何人。”至此，南京方面的最后希望，也已经化为泡影。从而更使我们认清：迁校南京并非神的旨意。

四天之后，即5月17日，收到王副校长5月14日来信，告知在南京各地商洽租房均不成功。但在苏州齐门外，名叫洋泾塘的地方，倒有几幢被日本人严重破坏的房屋，系战前长老会的“福音医院”，可资借用；不过需由我们自己出资修缮。我马上征求了所有在渝校董的意见，大家均表赞成。于是，当天函复王副校长：请他立即进行此事。若非数日之前，已从圣经中得着神的启示，放弃了原先的打算，何能如此快速地作出决策呢？

此后的进展，便一帆风顺。6月8日，内地会华会督及施素心教士自上海来信，报告两则佳音：施教士已随王副校长去苏州察看了未来的校址，该处的房屋用作校舍甚为合宜；6月2日，又召集先期返沪的圣光学生十七人在内地会相聚，大家同为学校决定迁往苏州而欢呼雀跃，纷纷表示要重返母校修业。6月14日，华会督和董守义牧师代表内地会赠款法币一百万元，作为迁校之用。6月19日，王副校长来信，称借房谈判已获成功，共借得三幢楼房，借用期为三年，正式借约不日即可签署。信件到达之时，阖家正在聚会，于是全体跪下，一同向神感恩。“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 25:25）

选定新校址的曲折经过，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遇

事举棋不定时，固然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在那些似乎已知应该如何去行的事上，也不可自行其是。迁校南京，虽为校董及师生的一致意见，但却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奔走忙碌了五六个月，竟毫无所获；而当我们放弃了人的主张，存心顺服神的带领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大功告成，成败利钝，何等鲜明！“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 127:1）

神不但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校舍，同时也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师资。迁校以后，圣光将陆续开办高中二、三年级，成为完全中学。著名中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毕业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聘请高水平的师资来执教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主科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英语有外籍教师授课，化学课有专攻化学的王副校长任教，均为上佳的师资；但数理两科，尚无良师。我们一面求主预备，一面多方寻觅，许多热心的弟兄姊妹，也在为我们代祷并引荐。例如，1946年2月1日，华福兰会督自上海来信说：“I am praying that the Lord may prepare well qualified Chinese, who will have a definite call to the work of the school and join the staff with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their lives to the special ministry.”（我求主为你校预备优秀的本国师资，使来任教者清楚这是神特意的选召，并愿毕生在此属灵的团体中事奉祂。）

经重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中央大学机械系的刘庚麟、王承舜两位弟兄。刘弟兄毕业后，已任该系助教数年，前途无量；王弟兄虽甫自大学毕业，但叔父也为他觅就了待遇优厚的工作。

经我恳切相邀，6月15日得到他们两人肯定的答复。数理两科的教师，就这样一并获得了解决。其他科目，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师资。由于班级增加，内地会又应我们的请求，先后增派了美籍韩教士（Miss Hembury）和英籍万教士（Miss Warran）来校义务教授英语。

神赐福给圣光学校，也赐福给我们的家。6月9日，女儿德仪与钮永建老先生之子钮长德，在学校礼堂订婚，仪式由彭励生牧师主持。亲友五十余人到场祝贺，气氛热烈。钮长德毕业于金陵大学，热心爱主。他们彼此钟情，并清楚是神的配合。愿日后其余几个孩子的婚事与家庭，也都蒙神赐福。十几年前，尹师母和我在河南开封组成“大乐布道团”时，便立下了约书亚那样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

在那段日子里，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神对我们的造就也多。6月11日，内地会会计顾弟兄（Mr. Gould）应邀来校证道。会后向我们谈及该会同工的待遇方式：凡决志加入的人，既要清楚神的呼召，也要甘愿过信心生活。个人生活费用，是按三个月中收到的捐款总额，平均分配的，职务有别而待遇相同。创会迄今八九十年，一贯如此，从不缺乏，全会如同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充满属天的平安喜乐。我们听了很受启发。6月19日，他再次来校证道，又进一步介绍了该会的财务制度。

7月16日，我们读到内地会的出版物《OUR SEAL》（我们的印证），书中阐述该会数十年间的经济状况，为信实可靠的神，作了详尽有力的见证。该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在制定守则时曾说：“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sha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照神的旨意作神的事工，

就必有神的供应。)他那伟大的信心,及在日后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我们深受感动。联想圣光虽是一所学校,但同样是神所兴起的工作,在待遇问题上,效法内地会的榜样,又有何不可?经过认真考虑,尹师母和我拟出了教职员守则六条,7月18日,寄请王副校长过目,他表示完全同意。此后,圣光的教职员工,我们均求神亲自选召;一切费用,也凭信心,靠神供给,不再沿用世俗聘用的办法,不再自挑重担。凡蒙神选召来校服务的弟兄姊妹,都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没有聘书,也不订薪金,完全按照每个学期的实际收入,平均分给大家。所以,自圣光迁校苏州以后,教职员工之间更加同心;校中属灵的气氛,也更为浓厚了。“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太6:20-21)

前已述及,抗战胜利前夕,神已经带领我脱离了政界。但原机构的撤销事宜却仍交我处理。因此,迁校工作只能请王副校长先去南京奔波筹划。花纱布管制局是战时统管全国棉花、棉纱和棉布的重要机构,因编制庞大,撤销工作的头绪繁多。受处分后我已非政府官员,人微言轻,指挥失灵,善后工作旷日持久,荆棘丛生。七个月后依然问题成堆;看不出这差事何时方能了结。迁校在即,而我却迟迟不能脱身,心中万分焦虑。

1946年3月28日清晨,我特别为善后工作中所遇到的麻烦,恳切祷告,求主施恩。随即读到弥迦书第六和第七章,顿时大得安慰。尤其使我受益的,是第七章的七至八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深信这是神赐给我的应许，祂必应允我的祷告，在当前我所处的黑暗环境里，作我的光，导我前行。说也奇怪，此后，久拖不决的那些难题，竟一一迎刃而解。待到7月22日，王副校长从苏州来信，盼我即去共商学校大计时，撤销工作已近尾声，不再成为我的羁绊。我要高唱颂歌，称谢我主我神：“他不误事，因他是神！他不误事，他乐施恩！他不误事，他已许过！我们有神，还怕谁何？”

此时正值复员高潮，空运繁忙，机票十分紧张。但在7月27日，我却仅凭一纸圣光学校证明，便购得机票，实属不易。8月15日我登机飞往上海，从此告别了重庆和难忘的重庆时代。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周年纪念日，在万米高空的座舱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潮起伏难平！古时，“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11:8）一年前，当胜利来临时，我们也不知以后该往哪里去，同样因着信而蒙神带领，如今正飞往那“要得为业”之地。古时，“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申31:23）眼下，迁校工作虽尚有不少困难；但我也当刚强壮胆。只要有神同在，我也必定能将圣光的师生领到苏州——神所应许的地方去。飞机傍晚在龙华机场降落，承蒙华福兰会督接待，夜宿新闻路内地会总部。

翌日上午，即乘火车前往苏州，午后一时许到达。出站之后，雇一人力车去学校。当时，王副校长正坐在

一方桌旁办理招生事宜。见我来了，立即上前和我紧紧握手，畅叙离衷，深感快慰！然而当他领我进内察看时，心中便凉了一大截。只见院中处处皆是没膝的野草，根本无路可寻；幢幢楼舍，无不门窗残缺，地板破损，瓦砾成堆。真是千疮百孔，满目凄凉。当天下午又一同进城，到木器店定做了桌椅床柜。晚间，借宿福音医院陈富文医生家中。

次日清晨，我独自在校门附近祷告读经。眼前的破败景象，令我十分沮丧。心想学校现有的资金，远远不敷修缮工程之需；即便今后募集到了更多的钱，也难保证在四十天内能修缮完毕而如期开学。此时，又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着了力量。那天正好读到哈巴谷书，其中的第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尤为宝贵：“虽然无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先知哈巴谷和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何当年他能在那样的绝境之中，“因耶和華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而我如今已在神所预备的校园中，反倒愁眉不展，疑虑重重呢？啊！神允许种种难处临到，无非是要我多倚靠祂，并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帖前 5:16、18）的功课。一想到此，心中便豁然开朗，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因知“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所以深信，必能克服重重困难而如期开学。神已“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弗 1:18）随即与王副校长交流了灵修心得，共同勉励。两人又就当务之急，作

了分工：我回上海，负责筹集资金，和上海方面的招生工作；他在苏州监工修缮，兼顾苏州的招生事宜。

8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了圣光招生广告：“重庆市教育局立案，教育部备案，私立圣光中学迁校暨招生：‘本校原拟迁京，因房屋困难，暂迁苏州齐门外洋泾塘，福音医院对面。定于九月二十七日开学，自即日起，旧生办理入学登记；并于八月二十四日招考初高中一年级新生，初中二三、高中二插班生。男女兼收，备有住宿，报名日期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地点西藏路跑马厅东慕尔堂，招生简章向报名处索取。’”苏州方面，早在8月11日的“明报”上，即已刊出同样的招生广告：“考试地点齐门外崇道小学，十六日起报名。京沪两地另日招考，招生简章函附邮票即寄，校址苏州齐门外洋泾塘福音医院对面。”

苏沪两地如期举行了招生考试。上海应试生五十四人，原圣光教师胡伯亮、范尔锐先生，以及尹德仪、钮长德等，均来相助，一切顺利。评卷后录取新生三十三人，后来，两地又再次招生。全部工作，均一如既往，严格把关，保证新生质量。已复员回到京沪的旧生数十人，得知圣光即将在苏州复校后，也纷纷前来办理了返校登记手续。

在决定借用苏州的破损楼房为校舍时，原打算以出售重庆校产之款，作为主要的修缮费用。哪知胜利以后全面复员，大批机构纷纷离川，市内房地产交易尚且疲软，圣光校址远在郊区，自然更难脱手。登报多日，竟无人问津。原定九月初，学校员工离渝完毕。如届时仍不能售出，不仅苏州方面的修缮工作难以为继；而且重

庆方面还需雇人看守空房。8月17日我由苏州回上海以后，一直为此迫切祷告。真是奇妙，就在尹师母预定离开重庆的前两天——8月26日，突然得悉重庆淑德女子中学有意购买圣光校产，她迅即与该校商妥：售价为法币壹仟伍佰万元，在上海交割。尽管正式协议还需等到九月中旬才能签署，但可委托刘德馨先生为圣光代表，前往办理移交手续，那时他正就读于重庆神学院。两天后，尹师母带着五个孩子，乘机飞抵上海。先向一位挚友，借到两千元美金，以应急需。这样，售房与修房两件棘手的事，都圆满解决了。藉此，神再次让我们认识祂的信实可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诗25:3）

当时，江阴辅实中学已经复校，曾来函恳请王副校长回校主事。但他清楚来圣光是神的旨意，不仅辞谢不就，并且还将师母陈文绮女士和子女从外地接到上海，不日同去苏州。8月29日，尹师母和我在沪登门拜访了王副校长夫妇，那是我们与王师母的初次见面。她的温柔娴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师母爱神爱人的心都很真诚，既是王副校长的贤内助，也是我们的好同工。两家关系，从此更为密切。

九月上旬，圣光的教师五人、学生三人、家属五人，分乘江轮两艘，由重庆启程东还。那时，直达南京的船班甚少，虽经多方努力，也只购到散舱船票三张；其余十张，为另一艘重庆至宜昌的船票。商量结果，刘庚麟先生、姚如云牧师和一名男生，持重庆至南京的散舱船票先行。三人上船后，因舱内甚为拥挤，只好在顶层甲板上，打地铺安身，并张挂油布以遮阳防雨，每日粗茶淡饭，备尝‘风餐露宿’之艰辛。姚如云是一位英籍牧

师，却甘愿与圣光师生风雨同舟，若非有基督之爱，何能如此？另外十人，其中妇孺八名，则由王承舜和朱宏拭先生带领，到宜昌后，滞留一周，方才弄到船票，继续东下。全部旅程长达半月之久，也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最后全都平安到达苏州。“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诗 107:30）

9月19日，我们全家也从上海到达苏州。经过紧急整修，校园面貌已大为改观。此时，离开学尚有十天，我们又做了最后的努力。当新添置的家具，一一运到并安放停当后，礼堂、课室、宿舍、操场……处处焕然一新。谁能想像，仅仅四十天前，这里还是难以插足的荒园与颓屋呢？“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诗 118:23）

1946年9月28日，圣光学校完成了全部迁校工作，在苏州市齐门外洋泾塘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是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校园及四周的田野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值此良辰，见此美景，倍感神创造之奇妙，恩典之浩大！清晨，全体教职员十七人，同心祈祷。八时正，全校学生在操场上分班集合整队，升旗合影；随即在尹师母的钢琴伴奏声中，鱼贯步入教室楼顶层的礼堂，依次就坐。开学典礼始由姚如云牧师带领祷告，范保罗（尔锐）先生读经；接着由我报告迁校经过，校董及教师们也相继训话勉励。最后，全体起立，高唱校歌，十二时礼成，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圣光告别了重庆，她进入了崭新的苏州时代！